

文明 给谁看

Civilization
and
Civi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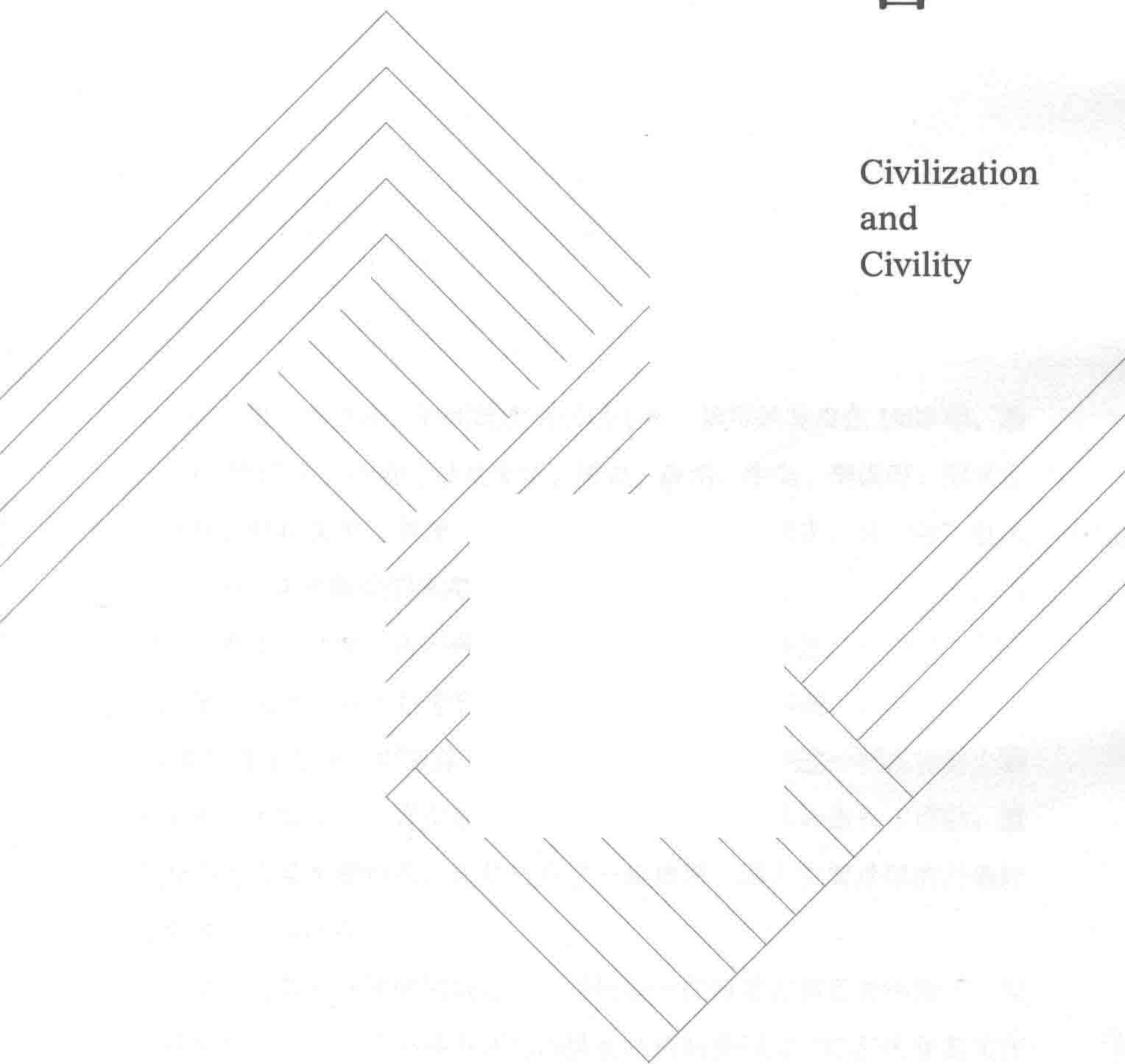
钱满素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文明 给谁看

钱满素 著

Civilization
and
Civility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给谁看 / 钱满素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207-0290-4

I. ①文… II. ①钱… III. ①文化史—美国—文集 IV. ①K71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4164号

文明给谁看

(WENMING GEI SHUI KAN)

作 者: 钱满素

策 划: 陈 卓

责任编辑: 李 森

责任审校: 曾庆全 谷轶波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 100007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4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207-0290-4

定 价: 59.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自序

这个集子有点杂，时间跨度有三四十年，最早的发表在1983年，最晚的在2017年；内容上涉及文学、历史、政治、中国、美国等；形式也不一样，包括文章、书评、讲座、访谈，不过话说回来，这“杂”也正是我四十年来做研究的真实写照。

世界本来就是无所不包，人生也本来就是五味杂陈，我相信一个研究者最持久的动力不是来自学位或职称，而是来自兴趣。1970年代末，“文革”终于结束，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于是有了我们这一代在社会上游离多年的大龄学生。青少年时的迷惘一扫而空，人生开始有了目的。原先低垂的帘幕渐渐拉起，先是打开了一扇扇窗，国人带着浓厚的兴趣睁大眼睛向外看世界。

文学是最早开放的领域之一，开始是一些西方古典名著再版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王府井书店门前排长队购买外国文学作品的景象实在是匪夷所思。后来，现代派文学也进入国门，为此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反对者拒斥这类“腐朽的资产阶级垃圾”，主张容忍的一方则将现

代派文学归入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批判，从而为其谋一席之地。类似的争论还发生过多起，仅审美方面就有关于喇叭裤、披肩发、机场壁画、流行唱法等一场场风波，排斥呢还是包容？这些如今已不成问题的问题当初都曾惊动整个社会。宽容是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人最不习惯的思维方式，重新调整的过程缓慢渐进，大部分痛定思痛的国人正在努力适应。

后来，我们又打开国门，直接走了出去。我们了解世界的愿望正在深入，不再满足于文学。文学写的是人和人性，是一种艺术创作，展现给读者的是投射到作家脑子里的社会，而非真实的社会图解，想要真正了解一个社会，还得去研究这个社会本身。我们也不再满足于道听途说，而是要深入考察那些人类发展中更为本质更具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文明的形态和兴衰。相对于人类产生后的丰富经历和整体命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一个局部。

简言之，当年提出“睁眼看世界”是用中国的眼光去看世界。当我们进入世界后，又慢慢形成一种新的眼光，就是用世界的眼光反观中国，不再坐井观天，而是从井外向井里面仔细观望，从而对井的特点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了更客观的认识。最后，我们打破各种人为的界限，尝试着用人类的角度来观察其创造的各种文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视角的改变让我们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原来，千差万别的我们都不过是人类这一伟大物种的各个分支，于是我们的心态随之放松，偏执少了，理解多了。

人类文明是浩瀚宇宙所创造的奇迹中的奇迹，且不说人类与黑猩猩分化后几百万年的艰辛进化，仅仅智人出现后历经的漫长岁月便足够我们的先民煎熬。好在终于修成正果，人类在最近的一万年里摆脱野蛮，开创文明，更在近几百年来突飞猛进。一个当初和其他动物也没太大区

别的物种竟能变得如此智慧，获得神一般的能量，实在是令人称奇。

然而我们真的完美到无可挑剔了吗？显然还没有，尽管人类达到了今天的境界，却仍然保持着一般动物的许多特点而无法超越，我们终究是不能成为想象中的神本身。人类还将曲折蜿蜒地前行，我们的文明最终会走向哪里？对这个问题我们会永远保持高度的好奇和研究的兴趣。

2018年4月1日

目录

自序 / 001

辑一 文明的活力

探究文明的活力 / 003

美国文明的基因 / 009

美国公民社会的清教溯源 / 021

新英格兰小镇自治的由来 / 028

《独立宣言》的另一半 / 032

宪法里的总统 / 044

关于《联邦党人文集》第 23 篇 / 056

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 062

防止总统滥用紧急权力的重要性 / 067

《篱笆》和 1957 年的美国黑人 / 072

女权改变哈佛 / 075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 096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 117

辑二 不被打搅的权利

谈谈文化超越 / 149

不被打搅的权利 / 158

个体的死亡正是人类的更新 / 163

个人·社群·公正 / 166

文明给谁看 / 172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 181

快和慢，我们能把握多少？ / 185

理想的轨迹 / 189

自由主义正反说 / 193

爱默生与四书 / 205

洪秀全的洋为中用 / 222

希特勒现象 / 231

纳粹女人的献身精神 / 241

辑三 错位的怪诞

艺术家的洞察力 / 247

言已尽而意无穷 / 259

纪伯伦文学遗产的精华 / 267

关于含混 / 273

梅尔维尔和他的《白鲸》 / 285

韦斯特解构美国梦 / 298

福克纳自相矛盾吗？ / 316

错位的怪诞 / 335

南方淑女之消亡 / 339

“全部秘密就在于保持弹跳” / 354

飞出笼子去唱 / 367

海勒的神话 / 374

说梦 / 396

董乐山眼中的美国 / 400

附录一 美国人的共识远大于分歧（访谈） / 406

附录二 是什么成就了现代美国？（访谈） / 415

附录三 流年记事（1978—2017） / 426

你与文明的努力：

（明伦堂藏板）

辑一 | 文明的活力

探究文明的活力

——《美国文明研究论丛》总序

悠悠 38 亿年，地球上的生命形态从无到有、由低向高，终于进化出人类这一近乎奇迹的结果，对之我们不能不怀有敬畏之心。科学家估计，仅从早期智人进化到现代人就历经漫长的二三十万年，而现代人是唯一幸存的人属。当然，这些数字不可能那么确切，也不是生不满百岁的我们所能体验的。比较确定的是：可以称为文明的人类历史不过五千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还很年轻。

在饥饿的驱使下，这个头脑发达、直立行走的裸猿不止一次地走出东非大裂谷，勇气非凡地散向全球各地。一切生物存在的不二法则就是适应环境，人类各群体在适应其所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物质的、精神的，还有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文明的孕育过程。所有的文明都是人类整体文明的一部分，具有某些共同的性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类了。人类是高智商的，但不是完美的，他智慧而狂妄，富于攻击性，动辄诉诸武力。各文明内部充满争斗，乃至残忍的杀戮；不同文明遭遇时也一样，虽有和平融合，更有暴力冲突、

征服消灭，这是人类所继承的动物基因所决定的。好在越来越多有理性的人类正在试图摆脱这一宿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种问题。

文明的分类颇为复杂，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兴旺；有独立发展形成的，也有其他文明派生出来的“卫星文明”。美国文明一般被置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但还是有其鲜明的特点：它创建于启蒙时代，最具理性的构思设计；它没有需要甩掉的历史重负，而是充满好奇和活力地面向未来。这一人类最为年轻的文明自形成后一路高歌，发挥着日益扩大的全球影响。

对任何一种文明来说，最关键的是其初始阶段，即基因产生之际，这一点在欧洲人殖民南北美洲的历史中尤为明显。一旦胚胎形成，以后的发展便往往遵循最初刻下的轨道，除非外族入侵、自然灾害等猝然降临，才会诱发基因突变。文明基因的产生既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美国文明是英国的基因在北美新大陆自由空间中的变异，而它形成的机遇则是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不可能有美国，这是从时间上定义美国——它是一个产生于现代的国家，跳过了史前、古代、中世纪等历史阶段，直奔现当代而来。当然，哥伦布并非第一个进入美洲的人，早在最后一次冰期，人类就从西伯利亚经白令陆桥进入美洲，而且可能还不止这一个途径，基因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也有可能从欧洲和爪哇等地进入美洲，只是由于大陆板块的漂移，美洲与欧亚大陆彼此隔绝长达万年，相互不知对方的存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谁最早发现了美洲，而是谁的发现导致了最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哥伦布在1492年踏上美洲大陆的意义绝非早期进入的人类可比，这次发现不仅打通了欧、美两大洲，还将地球上各自为阵的人类整合成一个世界，从此改变了人类的视野和生活。究其原因，离不开文明发展的落差，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欧文明已经强大

到足以改变美洲，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科技水平都远高于原住民。假设反过来，15 世纪的美洲文明水平高于西欧，那么登陆后的哥伦布船队又会遭遇何种结果呢？也许就是美洲人来叩开欧洲的大门了。

英国并不是第一个殖民美洲的西欧国家。当时的海上霸主是西班牙，哥伦布是受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赞助才发现了美洲，虽然他本人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印度，于是便有了奇怪的“东印度、西印度”之称，原住民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印第安人”。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荷兰、法国，都争先恐后来到了美洲开疆辟土，掠夺财富，横扫了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协议，狂妄地瓜分美洲，他们将本国的人口、君主制和天主教移植到此，开始直接的殖民统治。

直到 1588 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才有了更多插手美洲的机会，这时距离新大陆的发现已近一个世纪。有人问起：英国派了哪个将军、多少部队前往北美为殖民开道？学历史需要想象，而想象往往基于头脑中已经储存的信息，这一联想大概来于鸦片战争。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军队，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当时的北美大陆上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政府，当然也没有军队。原住民尚处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他们人数不详，估计不足千万，也就是不到今天北京人口的一半，想来是山南海北，踪迹难觅。他们散落在整个北美大陆上，主要以狩猎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有语言而无文字，有陶器而无铁犁，也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殖民者初到时和原住民一样，都只是随时准备自卫的平民小群体。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与在印度不同，不是去统治原住民，那里也没有南美的财富，英国是放手让移民去荒原上开辟自己的居住区，从而扩大英国的海外领地。作为新教国家，英国的殖民也从一开始就与南美不同，新教具有权力分散的特点，陆续建立的十三个殖民地虽然成立时的方式

各不相同，有皇家特派的，有以公司名义建立的，还有作为领地的，但具体的治理方式都是地方自治。弗吉尼亚的第一拨殖民者创建了北美大陆上的第一个议会，英国议会政治在此扎根。史称“朝圣者”的第二拨移民在到达普利茅斯前，就在“五月花号”船上签订公约，宣布了立约自治和依法治理的政治原则。第三拨移民是一批有组织有理想有纲领的清教徒，他们创制的“新英格兰方式”更是奠定了美国文明的基础。不同的文明基因就此在北美和南美分别播种、成长、发展，形成了如今南北美洲的不同景象。

但是，既然人类文明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英国文明就不可能在新环境下保持原样不变。适合人口密集区域的领主与佃农的土地契约关系，到了广袤的自由土地上便很难维持，谁能阻挡人们去一望无边的“无主土地”上开垦自己的家园呢？人口的分散使自上而下的教会管束变得不那么容易，牧师们对几十英里外的教徒鞭长莫及，而教会自治本来就是新教的信念。在这个自耕农占大多数的社会里，个人摆脱人身依附，自由自主被认为理所当然。随着社会等级的藩篱被打破，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水涨船高。然而，在种种新关系的形成中，劳动力的匮乏导致了黑奴的输入，给这个原本比较健康的文明带来了严重的出生缺陷。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里，大部分北美人享受了自治的权利，习惯了自治的方式，任何来自大洋彼岸的国王和国会的干预都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的政治思想日臻成熟，超越了王权专制，他们对共和的信念精练地表达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独立战争使他们最终挣脱了英国的统治和王权的束缚，赢得彻底的自治权。接着，他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成立了现代世界第一个超大型共和体制——美利坚合众国。

为了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他们反复斟酌，精心制定宪法，作为新国

家的根本大法。在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上，宪法设置了一系列巧妙的关卡来分权制衡，既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又要保护公民的创造力。在 19 世纪结束前，新世界的美国人一直以代表未来的姿态反观旧世界，保持着警戒之心。

239 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无数次考验：西部开发既有拓荒者的艰辛，也包含对原住民的无情驱赶，还有耀武扬威的侵略战争；一场无比惨烈的内战结束了奴隶制，而南方的重建又伴随着尖锐的种族冲突；多次规模空前的移民潮冲击，大量身无分文的贫民从世界各地涌向这“穷人的乐园”，带来了不同性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待磨合相融；还有工业化、城市化、大萧条、世界大战等等。如今，它的疆土扩大了不止 3 倍，人口从 300 万增加到 3 个亿，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稳居世界榜首。美国人以四年重复一次的总统选举替代了王朝兴衰的重复，有效地避免了破坏性的社会震荡，这办法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智慧，体现了全社会高度的政治共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美国：表面上常现混乱，却并不妨碍它根基的稳定；内部的反对者层出不穷，却从无将其推倒重来的企图，因为天下已经为公。每次面对问题与挑战，美国人以实用主义的心态，寻找解决之法，也每每能有惊无险，继续前行。这一切的奥秘在于，自我更新所需的竞争与变革机制就设置在合众国宪法之内——人民的自决权、官员的竞选产生、宪法的修正案等。若无宪法对自由、开放、多元的保障，美国就不可能保持活力，也就不可能如此稳定，哪一个专制王朝能够在开国 239 年后不陷入内乱外患的颓势呢？事实上，美国建国后的体制与殖民时期一以贯之，如果加在一起，已经超过四百年。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序言中剖露了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良知：“在 1915 和 1916 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